



辛弃疾 信州词与信州生活

汲军 应子康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江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课题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课题

辛弃疾信州词与信州生活

汲军
应子康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弃疾信州词与信州生活 / 汲军，应子康著。—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5

（鹅湖学术文丛）

ISBN 978-7-80206-564-2

I. 辛… II. ①汲… ②应… III. ①辛弃疾（1140~1207）—宋词—文学研究 ②辛弃疾（1140~1207）—人物研究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1144 号

辛弃疾信州词与信州生活

著 者：汲 军 应子康

责任编辑：茹新平 版式设计：莘海琴

责任校对：徐为正 责任印制：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44

传 真：010-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 - mail：gmc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

印 刷：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字 数：224 千字 印 张：8.75

版 次：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06-564-2

定 价：280.00 元/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八百年前，为了调和朱陆学术异同，吕祖谦曾邀约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与朱熹论辩于信州铅山之鹅湖寺，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是中国学术史上一次自由论辩、平等交流的典范，它揭开了朱陆学术异同之争的历史序幕，也引发了近三百年朱子学与江西之学的交流与论争。鹅湖之会又是一次深刻自我反思、彼此汇纳吸收的盛会。会议后，朱陆双方对来自对方的批评意见都进行了深刻反思，都作了自我批评，推进了学术的发展。鹅湖之会所展示的学术精神，值得后人借鉴并发扬光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第二届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上饶师专就以派出五人团队、提交七十五万字论文而备受与会学者的关注。会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黄宣民先生等专程到学校考察，双方签订了人才培养及共同创办《朱子学刊》的协议，学校的国学研究之火，很快被点燃起来。

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学校已在专科基础上发展成为拥有约一万二千名全日制学生的地方本科大学，师资结构不断改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学科建设迅速发展。以朱子学研究为基础的国学研



究已成为我院学术研究的特色，得到很大发展。这套《鹅湖学术文丛》的编纂，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提出来的。

丛书以“鹅湖”为称，有以下考虑：其一，鹅湖就在上饶辖下之铅山县，历史上的朱陆鹅湖之会即发生在境内之鹅湖寺，鹅湖实涵禅儒二宗，重修的鹅湖书院是我院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的实践基地，距上饶师院不过半小时车程；其二，丛书的编纂，旨在弘扬鹅湖之会所展示的学术精神，总结数百年江西理学传承兴衰的经验，正确评价和认识江西理学在中国理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其三，愿以鹅湖学术精神引领我院学科之路，山不辞土石，海不捐细流，交流论辩，汇纳吸收，正是我们学术成长的基本道路。

本丛书一套八册，都是近几年我院学者的心血之作。2005年，我院顺利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在随后一年的整改过程中，我们迅速把发展的重点转移到以学科建设为龙头的基点上。经过几年的积累，朱子学研究所成功申报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成功申报为江西省高校重点学科。学科群体的结合和学科方向的凝练，为我院的学科建设打下了基础，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结合了地方历史文化，逐渐形成明显的学科特色。

以朱子学研究为基础的国学研究，是本丛书内容的核心。吴长庚教授的《延陵堂儒学论集》和《延陵堂文学论集》是他近三十年来发表的儒学及古代文学研究论文的选编。冯会明副教授的《胡居仁与余干之学》，则是近几年江西理学研究的新成果，是第一部系统研究胡居仁理学的专著。周茶仙副教授的《朱熹经济思想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角度考察朱熹的经济思想，可为当代经济研究提供借鉴。张小丽博士的《宋代咏史诗研究》以断代古典咏史诗为对象，探讨了诗人的生平经历、时代思潮与中国古典咏史诗美学特征形成的关系。李未醉博士的《中越文化交流论》，较多地考察了传统儒释道思想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汲军教授的《辛弃疾信州词与信州

生活》，则更多发掘地方历史文献，考察辛弃疾与信州文人集团的交往及其经济生活，从而为其后期词风的形成提出意见。徐润润教授的《现代诗学原理新论》，上篇讨论了一体两翼的诗歌本质论，下篇从批评和鉴赏角度分析了一些作家的个案。

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一扇窗口，展示我院这所地方大学的学者潜心向学的精神和苦心耕耘的成果。书写出来自然希望有人来读，更欢迎有人去评，有人去辨。因为理不辨不明，学不争不精，鹅湖学术精神是始终与论辩结合在一起的。期待学术界批评指正。

柳和生 己丑仲春 于上饶师范学院

前 言

辛弃疾信州词的界说：辛弃疾信州词，一是指辛弃疾在信州所作之词；二是指辛弃疾虽未在信州，但其所作内容有关信州生活。

信州词的数量：以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中所考订的词作时间，带湖时期为 228 首，瓢泉时期为 225 首，在江淮两湖时期也有《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菩萨蛮·稼轩日向儿童说》2 首，在福建任上有《浣溪沙·壬子春，赴闽宪，别瓢泉》、《最高楼·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柳梢青·三山归途，代白鸥见嘲》、《添字浣溪沙·汕戏作》4 首，而在两浙铅山时期有《瑞鹧鸪·京口有怀山中故人》、《瑞鹧鸪·乙丑奉祠归，舟次徐干赋》、《临江仙·老去浑身无着处》、《临江仙·停云偶作》、《瑞鹧鸪·期思溪上日千回》、《归朝欢·丁卯岁寄题眉山李参政石林》、《洞仙歌·丁卯八月病中作》等 7 首，共计约 466 首，占稼轩词总数 630 的 74% 左右，从数量上来看，信州词在词人的词作中，占了绝对大的比重。

本书的研究方法：



一是资料研究方法。资料有三类：一是辛弃疾的诗词文章。其中诚如有学者所言，辛弃疾“尤善作题序”，稼轩词 630 首间，无题序的只有 96 首，约占 15%，有题序的约占 85%，而信州词中无题序者为 56 首，约占 465 首的 12%，有题序的 410 首，约占 88%。稼轩词中的题序大都记录了他在信州生活与作词时的真实状况，因此也是研究辛弃疾信州生活的重要依据。二是各类典籍中的资料，经过学者们的精心整理考证，也多已积集出版，如辛更儒先生的《辛弃疾资料汇编》等。三是现在还存在于民间的资料，如 2006 年铅山出土的《有南雄太守朝奉辛公圹志》，是辛弃疾三子辛巳之长子、辛弃疾之孙辛鍊的圹志。在江西抚州发现了《菱湖辛氏族谱》，还有上饶当地的一些方志与宗谱中留有的资料，虽然这些资料有的还需要甄别，但也是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多意外的惊喜。

二是采用田野调查方法。辛弃疾在信州的居住地，由于诸多的原因，现在可以考察的地方仍很多，尤其是一些山水自然的面目尚未有大改变，还基本留存着 800 多年前的南宋时期的遗迹，这也让我们尽力还原辛弃疾的信州生活有了更多的可能。

鉴于辛弃疾信州词所反映出来的信州生活，对于辛弃疾研究的重大意义。因此我们将通过自己的分析研究，期待将一个较为整体、鲜活、真实的辛弃疾的形象展现于读者面前。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辛弃疾择居信州的原因	1
一、辛弃疾择居信州带湖的时间	1
二、辛弃疾择居上饶带湖的原因	5
三、移居铅山瓢泉的时间及原因	19
四、带湖与瓢泉生活之比较	37
第二章 辛弃疾的家庭与家族	58
一、家庭生活与家庭成员	58
二、家族及与族人往来	85
三、修订族谱	97
第三章 辛弃疾信州交游生活	105
一、带湖时期的交游	107
二、瓢泉时期交游	146



三、带湖与瓢泉之交游比较	176
第四章 辛弃疾信州生活与信州山水寺院词	179
一、辛弃疾信州山水游观生活	179
二、稼轩的信州寺庙游居生活	194
第五章 辛弃疾俳谐词与信州生活	226
一、戏作词及其统计	226
二、俳谐词与信州生活	233
三、俳谐词的成因	256
四、稼轩谐戏词的美学风格	259
后记	262

第一章 辛弃疾择居信州的原因

一、辛弃疾择居信州带湖的时间

辛弃疾从绍兴三十二年（1162）23岁南归，在南宋生活了45年。前18年家无定所，随任而居；后27年定居于上饶之带湖及铅山之瓢泉，期间除绍熙三年（1192）至绍熙五年（1194）在福建任上，嘉泰三年（1203）至开禧三年（1207）先后辗转于浙东、镇江任上与瓢泉之间外，至少有二十余年是在信州生活，可以说信州是辛弃疾的第二故乡。但是辛弃疾择居信州带湖的具体时间一直不能确定，那么可以根据其定居带湖的时历来大致考定其择居时间。

辛弃疾定居信州带湖的时历大概如下：淳熙六年（1179年）辛弃疾就开始了带湖的营建，新居已经部分落成，有他在本年所作《新居上梁文》中所写为证：

稼轩居士，生长西北，仕宦东南。顷列郎星，继联卿月。
两分帅阃，三驾使轺。



“顷列郎星”是指辛弃疾曾任仓部郎官；“继联卿月”是指继任大理少卿；“两分帅阃”是指曾任湖北安抚使、江西安抚使；“三驾使轺”是指曾任京西运判、湖北转运副使、湖南转运副使。而其中的“两分帅阃”并不包括辛弃疾后来所任的湖南安抚使。可以证明《新居上梁文》是在湖南转运副使任上所作，此时正是淳熙六年夏季，而本年秋季辛弃疾就任湖南安抚使了。^①

淳熙八年（1181），辛弃疾任江西安抚使，洪迈到南昌，辛弃疾请洪迈为作《稼轩记》，其中详细地记录了辛弃疾带湖居所的建筑规制。同年12月，辛弃疾落职罢官，乃挈家定居带湖。

辛弃疾究竟何时萌生了归隐信州的念头的呢？因为是淳熙六年（1179）就已经开始了带湖的建设，因此最晚也当在淳熙六年。我们在淳熙五年（1178）辛弃疾写于江西提点刑狱任上的《水调歌头》中可以看出他想归隐的意念：

《水调歌头·淳熙丁酉，自江陵移帅隆兴，到官之三月被召，司马监、赵卿、王漕饯别。司马赋水调歌头，席间次韻。时王公明枢密薨，座客终夕为兴门户之叹，故前章及之》：

我饮不须劝，正怕酒尊空。别离亦复何恨，此别恨匆匆。
头上貂蝉贵客，苑外麒麟高冢，人世竟谁雄。一笑出门去，千里落花风。
孙刘辈，能使我，不为公。余发种种如是，此事付渠侬。但觉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风月，此外百无功。毫发皆帝力，更乞鉴湖东。

辛弃疾帅隆兴只三个月，就要匆匆离开，词人在同僚们为其送

^① 可参见邓广铭《辛稼轩年谱》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191页，辛更儒《辛弃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152—153。

行的宴席上写下了这首词。正是有感于当时朝廷内部拉帮结派、勾心斗角，“终夕为兴门户之叹”，而北伐又不见希望。就在辛弃疾即将赴任时，他的友人曾任枢密使的王公明去世了。于是对仕途的悲观与对生命的悲凉的感慨，当然会使得他萌生归隐之意，这时是极有可能开始选择归居之地的。词中有“毫发皆帝力，更乞鉴湖东”句，是用了《新唐书·隐逸传》中贺知章之事：“贺知章天宝初病，梦游帝居，乃请为道士还乡里，诏许之，以宅为千秋观而居。又请周公渊数顷为放生池，有诏赐鉴湖剡川。”辛弃疾用此典，是明确地传达出了要想归隐的想法，当然词人所想居住的地方不是浙江绍兴的鉴湖，而是上饶的带湖。而作于同时的《鹧鸪天·离豫章，别司马大监》词中也写道：“明夜放我东归去，后夜相思月满船”，东归放行，当然也指归隐，也表达了同样的归隐的打算。其实，辛弃疾不仅仅是牢骚怨言，而此时他已经有了切实的举措。虽然辛弃疾并没有当即归隐，在淳熙六至八年间，辛弃疾还任湖北转运副使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等职。但可以推测辛弃疾在带湖置地应该在淳熙五年（1178）左右。

辛弃疾究竟什么时间到过上饶，到上饶有几次，哪一次确定定居上饶并在带湖置地呢？从辛弃疾南渡以来的仕宦事历来看，他先后居官为右承务郎、江阴签判、广德军通判、建康府通判、司农司主簿、滁州知府、仓部郎官等，都在江淮左近之地，由于离信州较远，到信州来择居的可能性不大。而最早到过信州应该是淳熙二年（1175）出知江南西路提点刑狱，节度诸军，进击茶商军之时。但是，由于当时是非常时期，军务紧急，因此此次辛弃疾也不可能有时间在信州逗留的。他在作于此时《启札》一文中曾说：“第缘驰驱到官，即专意督捕，日从事于兵车羽檄间，坐是倥偬，略忙少暇。”^① 辛弃疾在大功告成后，淳熙五年（1178）出知隆兴府，当

^① 邓广铭、辛更儒《辛稼轩诗文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101页。



稍有闲暇，南昌离江南东路的信州只有五百余里，路程不远，有机会来往于上饶。而他在淳熙五年离豫章去赴大理少卿任时，也要经过上饶，所以极有可能是在这年作出择居上饶带湖的决定的。束景南先生在《朱子年谱长编》中也推测，朱熹与辛弃疾的初次相识当在淳熙五年，朱熹到信州弋阳迎哭刘珙灵柩时，在上饶与辛弃疾见面的：

“（淳熙五年）九月重九，辛弃疾寄来寿诗。……按：（诗中）‘龙山重九逼佳辰’者指辛弃疾在湖北江陵重九出郊外龙山登高，而时已逼近朱熹九月十五日之生日，朱熹与辛弃疾初识，似在是年八月朱熹出紫溪迎哭刘珙柩时。辛之赴湖北转运副使乃代张栻之任。张栻除湖北转运副使在淳熙五年七月，同月该除湖北安抚，于八月至任。则辛弃疾之除湖北转运副使也在七月，八月在上饶。据《朱子语类》卷一百一有云：‘向见辛幼安说：“粪船亦插德寿宫旗子。”某初不信，后提举浙东，亲见如此。’朱熹提举浙东在淳熙八年，此前辛于淳熙七年末来帅江西，至八年闰三月朱熹离南康任归，此三月中，朱、辛无相见之可能，故二人见面论及粪船插德寿宫旗事，应在淳熙五年八月。”^①

由此也可推见辛弃疾在淳熙五年是有可能在信州安排带湖置地建构府邸等事宜的。

而在辛弃疾的仕宦经历中与信州真正有关系的，是在淳熙八年（1181）于江西安抚使任上，《宋史·稼轩本传》“时江右大饥，诏任责荒政。……时信州守谢源明乞米求助，幕属不从，弃疾曰：‘均为赤子，皆王民也。’即以米舟十之三予信。”辛弃疾将隆兴府的救饥之米的十分之三用于救济信州的饥荒。时年信州大饥，同样隐居于信州玉山的赵蕃有诗《春雪四首》记载：“旱历三时久，荒政比岁连。只疑吾邑尔，复道数州然。懔懔沟壑坚，嗷嗷釜苦悬。

^① 束景南：《朱子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606—607页。

县官深恻怛，长吏阙流宣。”^① 可见当时信州灾情之严重，百姓嗷嗷却家家空釜，都担心饿死于沟壑之中。在江西安抚使任上的辛弃疾利用了自己的荒政职权，救信州百姓于饥饿之中，善莫大焉。而根据《新居上梁文》的时间推测，此时带湖的主要建筑已经落成。而且淳熙八年辛弃疾也已经请洪迈作《稼轩记》了，在《稼轩记》中就有“皆约略位置，规岁月绪成之”句，可以看到辛弃疾带湖居所的全面建成也只是假以时日了。

二、辛弃疾择居上饶带湖的原因

在辛弃疾南归的前 18 年虽然家无定所，随任而居，但是他所经历的地方颇多，应该有很多定居地可以选择，但他最终选择了上饶，为什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辛弃疾择居信州的主要原因：

（一）上饶地形地貌与便利的交通条件

信州的地貌复杂多样，山脉纵横，河流贯通。全境中既有丘陵、高山、平原。海拔绝对高度低于 500 米，相对高度低于 200 米的丘陵约占总面积的 63. 3%。海拔绝对高度 500—1000 米，相对高度 200—500 米的山峦约占 7. 9%；海拔绝对高度 1000—3500 米，相对高度 500—1000 米的山岭约占 2. 4%；而海拔绝对高度低于 200 米，相对高度低于 50 米的平原占全面积的 26. 4%。信州山势错落，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周围都有群山峻岭环绕，形成天然屏障。

从今年的交通来看，位于东部的仙霞岭支脉是信州永丰县（今

^① 赵蕃《淳熙稿》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



广丰县)、浙江的江山、福建的蒲城三地的交界处，也是江西东部的门户；离永丰(广丰)靖安村500米的仙霞岭二度关就是极为重要的军事关隘；中部的怀玉山山脉，是进入浙江开化县的要塞；东南部的武夷山脉，是赣闽两省的天然通道，也是陆上的交通命脉。武夷山主脉在信州境内就达185公里，有18处重要的隘口，其中桐木关、鸭母关、马岭关、云际关两侧地势险要，是赣闽两省行人的必经之路，可通往福建的崇安、光泽；西北部有天目山余脉，是赣、皖、浙三省的分水岭，连接安徽的黄山与浙江的开化。

上饶山脉地势高耸险峻，有险可凭，又有多条深邃的山谷走廊，利于藏兵。信州在战时可以以丘陵高山为屏障，长期据守。军队与百姓可以在信江流域平原耕种、筹粮，屯兵，休养生息，养精聚锐；而一旦气势已成，可以东山再起，出而攻之；如果战时失利，又可以战略退避，进入武夷山脉、怀玉山脉的群山峻岭之中，避敌锋芒，凭借天险，伺机再战。信州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信州是古山越人居住之处，三国时期孙权动用了大量的兵力，才将此占据为汉族之地；在唐干符五年(878)黄巢起义后，黄巢部将王重隐就分兵南下浙、闽、粤。黄巢义军能与淮南军争夺上饶达6年之久，就是王重隐充分利用了信州地形优势。宋绍兴元年(1131)丞相李纲也曾派兵15000人驻守铅山永平，以防福建范汝为所领的农民起义军。信州的地貌在战时是军事上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当然也成为动荡时期的一个适宜避难之所。

信州设郡也因此原因，唐干元元年(公元758年)，当时“安史之乱”刚刚平息，朝廷加强了备战意识，朝廷重臣时任江淮转运使的元载上奏朝廷，以上饶“川原蔓远，关防衿带，宜置州防”为由，于是，割衢州的常山、玉山、饶州的弋阳、建州的三乡、抚州的一个乡，置信州，州治上饶县。^①信州建郡设置的原因是因为军

^① 《旧唐书·元载传》。

事地位。而在此之前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时，上饶的大部分地域都曾从属于九江郡，也有少部分分属于闽中（如铅山属闽中郡）、会稽郡（如玉山、永丰）。

正因为信州重要而独特的地理位置，历朝历代都注重上饶道路的修建，因而上饶的道路网络十分通达，主要陆路有：

信州有通京城的主干道：唐散文家、贞元进士李翱在《东南录》中记载他从东都洛阳出发，沿大运河经宋、宿、泗、楚到扬州，渡过长江，再经润、常、苏、杭、睦、衢等州，到达信州，而后顺信江西去，入洪州，经赣江入赣州，过大庾岭，最后到达广州。可以证明在唐代，上饶的交通就纳入了国家的主干道了。之后无论是北宋都城汴京，还是南宋的都城临安，明代的都城南京或北京，上饶都有道路通往京城。

信州还有多条由不同方向通往浙江、福建、安徽的道路，而道路的修建大都与军事相关。如：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始皇为征服南越，在江西修建6条弛道，其中有一条从南昌——云雾关线，从南昌到信州境内的贵溪、弋阳，最后从铅山的云雾关进入福建；一条是南昌——管村线：从南昌经信州境内的弋阳、上饶，到永丰（今广丰）的管村进入浙江。可见上饶是进入福建与浙江的门户。

信州有至分水关的驿道：汉元帝元丰元年，（前110），为了讨伐东越王余善，修通了信州至分水关的驿道，打通了信州到福建崇安，直至福州的道路。宋绍兴元年（1131），韩世忠讨伐苗傅就是经由这条道路进入福建浦城。

饶州大路是宋元明清时期是皖赣间的交通要道，是由饶州与信州相邻的余干通过乐平、鄱阳到浮梁，通往安徽祁门县。这条道路在乐平还可以接通去往德兴的道路，进入浙江开化境内。^①

^① 以上资料参见《上饶地区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839—841页。